

鵬鸞上音明大鳥也
椿菌堅也下求磧反松之
不真悴者故華子云朝榮慕是也
燭火炬火也下約反侔也
彭殤也下步庚反彭老壽夭亡也
妍媸下宜章反好也
天亡也
蟲直弓羅縠下胡蠶也
劇談反加也
壽夭反少亡於小
祛除也
撒散也
擣談反知反下薪也草也
舒也布也

璀璨上七每反下七
未忍反顛沛下音貝仰倒曰顛
嵇阮上音方整康阮籍古
揭居列菁華上音精一懦上如卧故
勦說非謙初交反代人說也皇太子謂
續高僧傳卷第三
續高僧傳卷第四
譯經篇四 本傳二人
唐釋道宣撰

內四

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
恒度便預其次自余卓然梗正不偶明流口
誦目緣略無闕缺覩諸沙彌劇談掉戲奘曰
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爲無爲法豈復恒爲兒
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尚鄙而不取
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慧日盛

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
思擇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師
友叅榮大衆重其學功弘閑役務時年十五
與兄住淨土寺由是專門受業聲望逾遠大
業餘曆兵飢交貿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
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唐京師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劖閣既達蜀都即而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巖穴條疏本榦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逾數十皆蘊結智府聞持自然至於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

皆訏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歎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聽侶僉号英雄四方多難摠歸綿益相與稱讚逸口傳聲又僧景攝論道振迦延世号難加人推精覈皆師承宗據隅奧明銓昔來攝論十二住義中表銷釋十有二家講次誦持率多昏漠而奘初聞記錄片無差舛登座叙引曾不再緣須便爲述狀逾宿構如斯甚衆不可殫言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漏注無窮時曰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晚與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遠義重疎通

內四

二

鑽仰一方未成探曉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敷化振網趙邦憤發內心將捐巴蜀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願勤勸每勸勉之而正意已行誓無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間行江硖經途所及荆揚等州訪逮道隣莫知歸詣便比達深所委參勇鎧素襲嘉問縱洽無遺終始十月資承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逢秋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高邈行解相當夸舉古今獨據鄴中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禮事等法朋偏爲獨講雜心攝論指摘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酬無斂休又驚異絕歎撫常而嗟曰希世若人尗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弘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城來儀群學乃又從焉創迹京都詮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最經綸教悟其徒如林奘乃一舉十問皆陳幽與坐中杞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流擅聲

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命來連坐吾之徒也但爲俱舍一論昔所未聞因余服膺曉夕諮請岳審其殷至慧悟霞明樂說不窮任其索隱覃思研採晦周究竟沙門亥會匠剖涅槃刪補舊疏更張琴瑟承斯令問親位席端諸質遲疑渙然祛滯僕射宋公蕭

內四

三

瑀敬其脫穎奏住莊嚴然非本志情栖物表乃又惟曰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令雖蘊曾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生殉命誓往華胥何能具覲成言用通神解一覲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彌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有司不爲通引頻迹京輦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傳通側席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勑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騎六十人送至突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際徑往始藏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

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初奘在涼州講揚經論華夷士庶盛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昌王麴文泰得信佛經復承奘告將遊西鄙恒置郵駢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夕立俟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奘苦辛備言意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留夏坐長請開弘王命爲弟母命爲子殊禮厚供日時恒致乃爲講仁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留奘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賤命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爲法障乃不食三日僉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得累心東返願重垂誠諾遂與奘手傳香信誓爲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勑殿中侍郎賚綾帛五百疋書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突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重遣達奘開前路也

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獎到於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參候供給頗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踈具諸圖傳其鐵門

內四

也即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号焉見漢門扉一堅一卧外鐵裹木加縣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溫沃花果榮茂地名都貨羅也縱千餘里廣三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

四

梵衍國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東卧佛長千餘尺並精舍重接金寶莊校晃曜人目見者稱歎又有佛齒舍利劫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輪王齒長三十許并商那和修鉢及九條衣絳色猶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弥勝僧有六

內四

五

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即經所謂博叉河也其境自分爲二十七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斯時濕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号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波國即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即天竺之

正名猶身毒賢豆之訛号耳論其境也北背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九万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略地爲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又東雪山那伽羅曷國即布髮掩泥之故地詳諸經相意有疑焉何則討尋本事乃在賢劫已前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旣非同類被火災何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爲虛佛非妄語如彼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存不足怪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窣堵波即靈塔之正名猶偷婆斗敷婆之訛号耳阿育王者此号無憂恨不覩佛與諸感應繼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爲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蹈迹衆相皆豎標記並如前也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觸體蓋如荷葉梨佛眼

圓精狀如柰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爲環紫檀爲筭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固守之務如傳國寶比近突厥昔經侵奪雜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隱顯未在兵威獎奉覩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親看體狀倍增欣悅即以和香抑其頂骨覩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施積功德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獸王終爲畜類精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一金錢取其相者酬十金錢俗利其實用充福物旣非僧掌

六
內四

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之災今正營構即世中所謂雀離浮圖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還沙門道生等費大幡長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脚纔及地即斯塔也亦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述其相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殿奉

二親檀特名山達擎本迹仙爲女亂佛化鬼母並在其境皆無憂王爲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那國即世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輪五千餘里果寶充備爲諸國重傳云即昔輪王之苑園也僧有万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迹忍仙佛蹟半偈避讎枯骨書經割肉代鵠蛇藥護命血飲夜又如斯等相備列其境各具瞻奉情倍然欣城之東北減三百里大山龍泉名阿波邏即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即古

內而

七

鳥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餘尺即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咀叉始羅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挾目之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大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國度數鐵橋減二千里至迦濕弥羅國即此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本是龍海羅漢取之引衆而住通三藏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門徑狹迮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大德名僧勝獎就學俱含順正理因明聲明及大毗婆沙王愍遠至給書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光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統山諸國形禮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以住居山谷風雜諸邊自此南下通望無山將及千里至磔迦國土據平川周万餘里兩河分注

卉木繁榮于時徒伴二十餘人行大林中遇賊劫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診及外道書云是龍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那僕底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等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胄論師學衆事分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闍那崛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就蜜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辯真論漸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王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末兔羅國最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鞠多唐言近護即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

北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猕猴墮坑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相衆矣又東南行經于七國至劫比他國俗事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根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爲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熒於此國學佛使日胄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藏所經于三月王号戒日正法治壯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謚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初聲即先薦号以滅後美之徒虛名耳今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爲小國也先有室

商法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剉殘釋種拔菩
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坑之餘
者並充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
屬至菩提坑丘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
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
視見菩提萌坑中上踊遂迴兵馬往商法所

內四

九

威福力故當即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由
來還統五方象兵八萬軍威所及並藉其力
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供乳酪五
年一施傾其帑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
爲常有犯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
裔餘者徵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盜竊
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二千餘里經
于四國順死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天同
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唯選奘公堪充天食
因結壇河上置奘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
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弥勒如來及
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救

免必其無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
忽惡風四起賊船而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
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辨危難專心
爲法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
等不得損他衆賊聞之投刃禮愧受戒悔失
放隨所往達橋償弥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
佛精舍高六十尺中有檀像即昔優闐大王
造之置在天之景也其側龍窟聖迹多矣又
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即舍衛舍婆
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才有故基斯匿治宮
須達故宅址撫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
祇陁園也勝軍王臣善施所造今寺頽滅尚
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壇室一區
中安如來爲母說法像自餘院宇湮沒蕩盡
但有佛洗病比丘處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
常汲故井處外道陰謗殺姪女處佛異論處
身手捕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本
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王之所造

也寺東不遠三大深坑即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坑極深邃臨望無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羅伐窣堵國即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之都也空城十餘無人柄住故宮輒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存焉王寢殿基上有

內四

十

銘塔即如來降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素王爲聖將定年筭前達尚迷況復曆有三代述時紀号猶自差舛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道適變爲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

至極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並是琉璃所誅諸釋既是聖者後人爲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忿其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琉璃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爲法種誓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既被放斥

遠投諸國本是聖胤競宗樹之今烏仗梵衍等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即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尚存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亦感見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里方至拘尸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情失守崩

踊躋地頃之顧眄但見荒城墮阤純陀宅基有標誌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即婆羅大林周匝輪徑三十餘里中央高竦即涅槃地有一軀室卧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者或云自彼至今

內四

十一

過千五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即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塔並具瞻已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痲廝國即常所謂波羅柰也城臨宛

伽外道殷盛乃出方計天寺百餘多邊自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波羅奈河之西塔柱雙建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觀者興敬度河十里即鹿野寺也周間重閣望若仙宮僧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最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斯即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浣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甚弘偉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即毗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鮮但爲名地其中說淨名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姨母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後代各建勝塔標示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

兼學城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弥勒下生用爲首飾或有利其實者夜往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燄便涌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即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爲譜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迴遷致途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宛河達摩揭陀國即摩竭提之正号也其國所居是爲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繼搜無憂無憂即頻毗婆羅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婿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築宛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新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彌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出釋名地如來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

即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即道成處有金剛坐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壘輒爲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又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牆高四丈皆輒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出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奘初到此不覺悶絕良久蘇醒歷覩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倍復悶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備禮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万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覩光及希樹葉每

內四

十三

年樹葉恰至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爲奘開釋瑜伽師地余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瓊珞不見光彩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衆所放光明照燭天地于時衆闇但得遙禮雖目覩瑞心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問曰既覩靈瑞心無疑耶奘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旣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奘曰相狀略同而扶疎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東望屈吒播陀山即經所謂鷄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雞足因取號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奘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

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余時彼國聞奘往山
七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雞足旣
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爲梯相連而上達
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觀石
罅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伐
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

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
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爲道廣二十步長
五里許即頻毗婆羅修觀上山之所由也又
東六十里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
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揭陀之正
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爲其
外郭上如埋塊皆輒爲之西通小徑北闢山
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
十餘里內諸古迹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
五里有姑栗陀羅矩吒山即經所謂耆闍崛
山者是也唐言鷲峯之臺於諸山中最高顯
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爲

內四

十四

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
歷觀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
城北門強一里許即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
東戶輒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
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即大迦葉波與
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
即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
曷羅闍姞利呬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稱
者是矣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
無厭也贍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
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
一大門周間四重高八丈許並用輒墨其最
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輒墨高五丈
許中間水遶極深池瀝備有花畜嚴麗可觀
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容隱常
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
万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号寺爲施
無厭也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

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
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
餘六層閣盛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曾王
造也又有鑰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彌
裝未備日役千工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
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

內四

十五

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
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受學問諮詢異法故
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
國追隨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
學徒博聞該贍奘歷諸國風聲久遠將造其
寺衆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日連之

論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城
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寺廟奘禮讚訖並
命令坐問從何來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
等論聞已啼泣召弟子覺賢說以舊事賢曰
和尚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
色人曰汝勿厭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
悔責何得自盡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
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復流通汝罪自滅
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尚今損正法藏
問在路幾時奘曰出三年矣既與夢同悲喜
交集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貯置十人
由來關一以奘風問便處其傳日給上饌二
十盤大人米一升擯榔豆蔻龍腦香乳酥蜜
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象輿三十人從大人
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
所即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衆所仰重故号
正法藏博聞強識内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
盤即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
過此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

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爲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法等並得諮稟然於瑜伽偏所鑽仰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義未忍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爲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叅他部恐失時緣智

內四

十六

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爲裝行調付給經論奘曰敢聞命矣意欲遍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便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千里至三摩呾國濱斥大海四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道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踐又從西行將二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

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茶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燄暉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橋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

崇信佛法僧徒万許其土寬廣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即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波方達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

內四

十七

等者又有經藏甲縛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即贍部最南濱海境也山出龍腦香

焉旁有巖頂清流繞旋二十許里南注大海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即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禮謁見者無不嘆訝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陀叅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刹利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習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封賞城邑奘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

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下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奘意方決嚴具東還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並飢荒之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奘曰聖人作論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魏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茶國諸小乘師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波勝王作書與那爛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内外者詣行在所擬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奘爲

內四

十八

四應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爲人物因旨理沉密最難徵覈如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摘波波土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衆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求爲皐隸諸僧同疑

恐有競負默不陳對奘停既久究達論道告衆請對何得同恥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無路神理俱喪溘然潛伏預是釋門一時騰踊彼旣屈已請依先約奘曰我法弘恕不在刑科稟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房遵正法要彼烏茶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

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茶所立義不曰彼義曾聞特解其趣即今說之備通其要便指纖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勍寇也何敵當之奘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其部衆乃有數万佛法雖弘未至其土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往開化既達於王歎奘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欵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旣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請王

內四

十九

決論言辯纔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德奘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聞其途路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即印度諸僧美奘之目也王曰我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即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象軍一万多船三萬與奘泝殞伽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衆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嗚足盡敬散花設頌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爲不來答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王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奘曰即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正恩霑六合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爲物主也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顧謂

門師曰日光既出螢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發勑普告天下揔集沙門婆羅門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泝流臘月方到余時四方翕集乃有万數能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獎昇座即標舉論宗命衆徵覈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錢三万金錢一万上疊衣一百具仍令大臣執獎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令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勅所部遞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各數万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獎便辭而不受以象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園

餅食所須又三斛許戒日又勅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象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用及釋門象為國寶今既見惠信之極矣因即納象而反錢寶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並在其上狀如重堵相似空行雖逢奔逸而安穩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被咸蒙供待入卑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万並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最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唯斯一嶺蔓筵高遠約略為言贍部一洲山叢斯地何以知耶至如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嵬孽莫有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阜衍即經所謂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余雅所謂崑崙之墟豈非斯

耶案諸禹貢河出積石蓋局談其僭出處耳
張騫尋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
其發源之始斷可知矣奘引從前後自勒行
衆公嶺而下三日至地達觀貨羅諸故都邑
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於活國中
途所經皆屬北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

內四

二千

諸胡揔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
入葱嶺嶺據贍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
東漸烏鰻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
夏積雪冰嚴崖陵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
名焉昔人云葱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
則知其非雪山乃居葱嶺已南東西亘海南
望平野北達叢山方名葱嶺又東山行經於
十國二千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間
東西千六百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
縛芻河從南而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
石像上施金銅圓蓋人有旋達蓋亦隨轉豈
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千里達商弥

國東至大川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無人
住川有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他正在
大葱嶺內贍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他
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芻河
合自此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怯沙西
界與徒多河合自此已東水皆東流故分二
何各注兩海故知高也池出大鳥郊如斗許
案條支國大郊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百至
揭盤陀國北背徙多河即經所謂悉陀河也
東入鹽澤潛於地中涌於積石爲東夏河矣
其國崇信佛法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
室各一羅漢現入滅定士百餘年鬚髮漸長
互近諸僧年別爲剃又東千餘方出葱嶺至
烏鰻國城臨徙多西有大山崖自崩墜中有
僧焉瞑目而坐形甚奇偉鬚髮下垂至於肩
面問其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
於山內奘至斯國與象別行先度雪山象晚
方至水漸汎漲不悉山道尋嶺直下牙衝岸

樹象性凶獘反拔却頓因即致死悵恨所經已越山險將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跋勒乃至沮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奘爲大商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國素來常鎮十部大經各十万偈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許分散今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

內四

二十二

漢入滅盡定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寺佛曾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門封掩初奘既度葱嶺先遣侍人賈表陳露達國化也下勑流問令早相見行達于遁以象致死所賣經像交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勑令于遁王給其鞍乘既奉嚴勑駝馬相運至干沙州又蒙別勑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尙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届于京郊之西道俗相趨屯赴闡闔數十万衆如值下生將欲入都人物誼擁取進不前遂停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從故城

之西南至京師朱雀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禮謁動不得旋于時駕幸洛陽奘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誼譁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圓圓如蓋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旣非遙日同共嗟仰從午至晡

像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奘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并獻諸國異物以馬駄之別勑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敘真俗無爽帝旨從知至酉不覺時

內四

二十三

延迄于閉鼓上即事戎旃問罪遼左明日將發下勑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其請乃勑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奘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人事物爲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

聞此國爲日久矣但阻無信使未可依憑彼

土常傳瞻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獥狁主馬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即因爲言奘既安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賚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又

勅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勅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三人送經初至下勅普請京城設齋仍於弘福譯大嚴等經不久之間奘信又至

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僞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奘公於論重加陶練

內四

二函

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玄曠筆勅令奘速至但爲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深沃虛想即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法師唐梵具瞻詞理通敏將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奘曰昔者二秦之譯門徒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懷疑乖信若不搜舉同奉

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尚賢吳魏所譯諸文但爲西梵所重貴於文句鉤鎖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居繁複故使綴工專司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之銓本勒成秘書繕寫于時駕返西京奘乃表上并請序題尋降手勅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欲卷舒之廣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敢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其新撰西域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勅二十餘人隨往印度前來國命通議中書勅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將淪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奘乃爲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令彼讀者尊崇東夏尋又下勅令翻老子五千文爲梵言以遺西域奘乃召諸黃巾述其玄奧領疊詞旨方爲翻述道士蔡晃

成英等競引釋論中百玄意用通道經奘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窮覈言跡本出無從晁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至於三論晁所師遵准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爲怪佛言似道何爽論言奘曰佛教初開深文尚擁老談玄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爲聯類豈以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醫方至如此土賢明何晏王弼周顥蕭繹顧歡之徒動數十家住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不乃推步逸蹤乎旣依翻了將欲封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請爲翻之奘曰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宰輔奘又陳露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奘曰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師承有備致論

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
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爲笑林遂
不譯之奘以弘讚之極勿尚帝王開化流布
自古爲重又重表曰伏奉墨勑猥垂獎喻祇
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尚空疎謬參法侶
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
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
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

勑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
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
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
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暉
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
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
於巖涯雲和廣樂不秘響於龍昧金璧奇珍
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
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

內四

二十六

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與
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
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表奏之日勑
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父
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作序
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五年幸玉華宮

追奘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

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

披閱逐下

勑新翻經論寫九本頌與雍洛相充荆揚等
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
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
群僚讀之其詞曰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
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
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
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

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
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
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
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
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

內四

二十七

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
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
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庶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
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
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極含類於三塗遺
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眞教難仰莫能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
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
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
廣彼前聞載爲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
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發
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以前蹤誠重
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
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鶯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眞教於上賢探
赜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教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國揔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焰共拔迷塗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
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滋其華蓮出深波飛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塵不能汚其葉非達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
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
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
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百
寮稱慶奘表謝曰 竊聞六爻探曠房於生

內四

二十六

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眞如之境猶且遠徵
義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

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
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
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

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
怙天威如起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
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
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
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
馬鳴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

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
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慧雲之濡百草一
音演說億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
歡喜如聞授記表奏之日尋下勅曰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闇

昨製序文深爲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

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
弥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勅
云朕往不讀經兼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汚經
文具覽來言枉見褒飾愧逢虛美唯益貞慙
自余朝宰英達咸申擊讚釋宗弘盛氣接成
陰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

內四

二十九

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
定其旨蓋眞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
軌躅也綜括宏遠與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
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
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
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

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極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邃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鶩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万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萬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與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

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自此常參內禁扣問沉隱翻譯相續不爽法機勅賜雲納一領妙絕古今又勅天下寺度五人維持聖種

內四

三

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摠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鬚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

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

皆其力也冬十月隨駕入京於北闕造弘法院鎮恒在彼初於曲池爲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獎令住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度弟子一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人今上嗣錄素所珍敬追入優問禮殊恒秩

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勅賜物尋得

成就又進入內於修文殿翻發智等論降

手詔飛白書慰問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爲皇太子於慈恩設大齋朝寢摠至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揚耶奘曰公此之間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終憑朝貴至如姚秦鳩摩

羅什則安成侯姚嵩筆受元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觀波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府蕭瑀庶子杜正倫等監閱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慈恩寺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爲致言則不朽之跡自形於今古矣便許之明旦遣給事宣勅云所須官人助翻者已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勅慈恩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等有不安穩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神翰自書蒙特許剋日送寺京寺

內四

三十

咸造幢蓋又勅王公已下太常九卿及兩縣伎樂車從千餘乘駐弘福寺上居安福門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此之南二十餘里充匱衢街光俗興法無與儕焉又賜山水納妙勝前者并以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內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又於明德宮翻大毗婆沙等論奘少離桑梓白首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與相見訪以墳壟旋殯未遷便十勝地施塋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緜氏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即奘之生地也不遠有少林寺即魏孝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栖託爲國翻譯蒙手勅云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曠豈識浪而能驚然

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載來言勿復陳請即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遂因寢言顯慶三年下勅爲皇太子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有大般若二十萬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不久下勅令住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遂得託靜不爽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會說揔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間又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製經序於蓬萊宮通事舍人馮義宣勑許之奘生常以來願生弥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勵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覩史多天見弥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勤行道禮懾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

內四

三十二

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曰年未耆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辯佛先造俱胝十億像所禮懾辯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奘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惡猶如死狗奘旣死已近官寺山靜處藏之因旣卧疾閉目閑目是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偉相知生佛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揔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揔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門人辯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弥勒今傍人稱曰南謨弥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識速奉慈顏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膝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夜弟子問曰和尚定生彌勒前不答曰

決定得生言已氣絕神逝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有冥應略故不述又下

勅葬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幢浮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遏人神四俗以之悲涼七衆惜其沉沒乃葬於白鹿原四十里中皂素弥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茗然白塔

內四

二十三

近燭帝城尋下別 勅令改葬於樊川與州縣相知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瘞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余以闇昧濫霑斯席與之對晤屢展炎涼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奇每聞疑議寔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且其發蒙入法特異常倫聽覽經論用爲恒任旣周行東夏挹酌諸師披露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倒林藪更新學府遂能不遠數万諮詢勝法誓捨形命必會爲期發趾張掖途

次龍沙中途艱險身心僅絕旣達高昌倍光來價傳國祖送備閱靈儀路出鐵門石門躬乘沙嶺雪嶺歷天險而志逾慷慨遭凶賊而神弥厲勇兼以歸稟正教師承戒賢理逐言揚義非再授廣開異論包藏智臆致使梵侶傾心不遺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爲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緣東西互舉又西華餘論深尚聲明則奘乃卑心請決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發異蹤三循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厭寺三千學僧皆号智囊護持城巖及覩其脣吻聽其詞義皆彈指讚歎斯何人也隨其遊歷塞外海東百三十國道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仰德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惟遠獻奉歲至咸奘之功若非天挺英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尊達遺蹤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法勇終于道遂道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

達文筌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奘矣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遑暮足得出之無常奄及惜哉

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伐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

內四

三十四

爲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詁訓大夏名爲文士擬此土闐臺著作者性況愛好奇尚聞有涉悟不憚遠夷曾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此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脂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贍洲稱最乃

內四

三十五

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

勅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勅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

呼惜哉

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勅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還返舊寺所費諸經並爲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茶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真臘國爲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

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自採取下勅聽往返述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奘碩返西楚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圍陀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

出珠聯理暢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嘆代有斯蹤知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挾道遠至投僻北冥旣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役崎嶇數萬頃歷瘴氣委命遭命斯人斯在嗚

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無得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惑造道清有由竒也所以列代賢聖祖述弘導之風奉信賢明憲章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挺埴既圓稍工其趣至如梵文天語元開大夏之鄉鳥迹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

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叨臨傳述遂轉鋪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迹雖同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万能隱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彥琮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叙豈妄登臨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本固去華

墜風猷古哲今賢德殊恒律豈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投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暢既在皇唐綺飾訛雜寔鍾李葉不思本實妄接詞鋒競擬蜀羌鄭聲難偃原夫大覺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安得凡懷虛參聖慮用爲標擬誠非立言雖復樂說不
內四

三十六

晉宋傳揚時開義舉文質恢恢諷味餘逸厥斯以降輕扇一期騰寶未聞講悟蓋寡皆由詞逐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未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讖競故勇猛陳請詞同世華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殷鑒深有其由群籍所傳滅法故也即事可

委況弘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雖欲徒轍終陷前蹤粵自漢明終于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義求罕見厝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覆疎還遵舊緒梵僧執業相等情乖音語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唯詮行旨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後出靡

骨流便弘衍於世不虧傳述宋有開士慧嚴
寶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度廣部聯輝絕
蹤將非面奉華胥親承詁訓得使聲流千載
故其然哉餘則事義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
瓶寫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
受誦足定澆淳世有奘公獨高聯類往還震
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
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唐朝後譯不
屑古人執本陳勘類開前失既闢今乖未遑
釐正輒略陳此夫復何若

續高僧傳卷第四

內
西

獎才反朗
棹支反律於宜
絰上反氏
解纓古友反下冠盈瓊秀
躡上反回女
義楚反女
羅音離遭也
窮酷下苦也
丹隅懊星奧也
鑽仰官角上二音
差舛下昌也
江砍夾下侯也
覃思上反不昌
箇七良木也
瘞命身從詞物也反
周對夏子反章鈔
之周夏竹反以華胥

下猛音水 | 淩宛崩下也
澁反東反上也 | 聖胤
字毅 | 下也 | 草廬
石鎮 | 反下也 | 舍力
下舍也 | 吾知也 | 吠
播 | 播下也 | 竹畔
郁 | 郁下也 | 必竹
烈 | 上竹皆踰反
香於反 | 官
梗 | 梗六反
盛 | 盛反
兒 | 加上倫
下猛音水 | 淩宛崩下也
澁反東反上也 | 聖胤
字毅 | 下也 | 草廬
石鎮 | 反下也 | 舍力
下舍也 | 吾知也 | 吠
播 | 播下也 | 竹畔
郁 | 郁下也 | 必竹
烈 | 上竹皆踰反
香於反 | 官
梗 | 梗六反
盛 | 盛反
兒 | 加上倫
下猛音水 | 淩宛崩下也
澁反東反上也 | 聖胤
字毅 | 下也 | 草廬
石鎮 | 反下也 | 舍力
下舍也 | 吾知也 | 吠
播 | 播下也 | 竹畔
郁 | 郁下也 | 必竹
烈 | 上竹皆踰反
香於反 | 官
梗 | 梗六反
盛 | 盛反
兒 | 加上倫
下猛音水 | 淩宛崩下也
澁反東反上也 | 聖胤
字毅 | 下也 | 草廬
石鎮 | 反下也 | 舍力
下舍也 | 吾知也 | 吠
播 | 播下也 | 竹畔
郁 | 郁下也 | 必竹
烈 | 上竹皆踰反
香於反 | 官
梗 | 梗六反
盛 | 盛反
兒 | 加上倫

續高僧傳卷第五

唐釋道宣撰

內五

續高僧傳卷第四
內四

也土 | 下大丘也反
燒倅下土七音
幸堯反無垠 | 下涯音
也銀傑也上
智渠列時力反
遇人也去
山郎云子
官鄉 | 官里 | 日木
幸戢涅下 | 阻者
數珍也反幸戢涅
也反數珍也
水澍注 | 溪夷反
營墓反口音
埋瘞 | 下音
慷慨於吹加別音
下埋例之卷
苦也反
倨過脇 | 老反反必
受朗反據音
林敷音
恢張上
計懶

內四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人 附見一十九人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惠命達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朗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達
僧連